

# 台南、城市、舞台 故事喜歡散步，表演無所不在

## Tainan

### A City of Stories and Stage for Performance



「城市故事人」王桂軍（攝影：王采妍）

文 | 楊美英 Yang Mei-Ying

日常生活總是充滿各種表演情境的，街頭巷尾、市井百態、悲歡離合……無時無刻發生，隨地隨處登場。

生活場域當然也是隨手可拾各種故事的，古今往來交織的、人文或地理的……取決於看倌能否發現、演者能否呈現？！

回歸現代劇場藝術本質，乃是在於建構表演、空間、觀眾三者之間立體互動的思維、多元的創新表現手法，於是，如此交集之下的台灣現代劇場生態，除了近年越來越多所謂「特定場域的表演」創作發表，將表演與觀眾帶入各種非傳統定義的劇場空間，可遠溯至民國 80 年前後新興風潮——咖啡館、茶館、餐廳、酒吧成了小劇

場的溫床，漸漸連同公寓、社區、旅館、廣場等私人或公共、商業空間也先後出現各式視覺或表演藝術展演活動；再者，進入不同空間的表演者，也不知不覺地跨越了劇場專業或素人社群的界限。

在台南，2012 年春天，「第一屆台南藝術節」開鑼，與相對資深的其他官方藝術節比較，其中以「城市舞台」單元最具特色，強調重新定義表演空間的創新精神，標榜一座城市可以無處不是舞台，徵選在地立案表演團隊運用台南知名文化地景、古蹟與老屋等場地（如億載金城、武德殿、吳園、全美戲院、愛國婦人館、總爺藝文園區、蕭壩文化園區、柳營劉家古厝）演出戲劇、舞蹈與音樂，節目類型多元，琳瑯滿目。

今年六月落幕的「第二屆台南藝術節」，擴大了「城市舞台」的篇幅，公開評選出 21 個在地表演藝術團體，不僅將不同形式的表演帶入團隊自選的文史空間，更增加了文學創作轉化為表演藝術作品的命題規則，包括作家楊逵、許丙丁、吳濁流、詩人葉笛、余光中等，均成了演繹的題材，合力打造一個「文學之都」的形象。在表演場域的分佈，更趨多樣化。其中，有幾處受歡迎的熱門景點：

其一，公會堂，日治時期建成，近廿年來多次成為表演團隊的舞台，向前追溯已逝的台灣小劇場導演田啟元 1995 年與「魅登峰劇團」合作，重新演繹了希臘悲劇《甜蜜家庭》（改編自古希臘悲劇詩人艾斯奇勒斯的《奧瑞斯提亞》），整場癡狂，風格強烈、氣勢磅礴。去年，「鐵支路邊創作體」於大會堂中央打造了觀眾環繞四邊的方形舞台，呈現自日本歷史與神話傳說交融出的情節；今年，換成「影響·新劇場」溫馨勵志的幼兒戲劇《海·天·鳥傳說》。

其二，安平樹屋，原為清代德記洋行的倉庫；2010 年台北「曉劇場」曾經來此巡迴演出《十歲》，2011 年稻草人舞團，以「記憶」為題材，舞者移動於屋內幾個空間，完成《足 In ——肢體介入特殊空間創作展演》；今年五月，「南島十八劇場」推出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短篇小說改編之《女誠扇》、「魅登峰」老人劇團《小丑與天使》，一樣選擇樹屋。

其三，愛國婦人館，位於觀光熱門的「孔廟文化園區」，鄰近台灣文學館，為一棟日式兩層洋樓，「那個劇團」青睞其典雅建築之美，加上曾經成為美國新聞處、市立圖書館分館的歷史背景，選擇其為《夢之葉 2013》演出基地。兩場演出進行過程，大致將空間的使用分成三階段：先由面向馬路的戶外廣場開始，演員與觀眾共處車水馬龍的噪音浪潮裡，從每個人的生活壓力、生存迷思

啟動全劇，揭開詩人葉笛面對個人生命重大選擇的掙扎與勇敢，猶如奮鬥不休的拳擊手；然後，隨著詩人生命美好記憶的流動，觀眾跟隨演員移動兩次，先至建物轉角處，善用廊柱成排的露台景觀；再轉進至側邊庭園，環境轉趨安靜的同時，劇情亦走進詩人的文學心靈，現場專注寧謐而動人。

接下來，本文將透過兩個以「故事」與「表演」雙核心共振之下輻射出不同風貌的「那個劇團」、「城市故事人」特色簡介，鋪展出個人對於劇場跨界日常生活的相關思緒與實踐手法。

首先，在台南，1991 年萌芽的「那個」，長期累積不同空間的表演開發經驗。1997 年 3 月，府城孔廟大成殿前平坦方正的紅磚埕，大樹飛簷相映成輝，可能是首次出現現代戲劇表演——《春日戲·游於藝》，將現場化約為 50、60 年代的廟埕，呈顯「十二婆姐陣」以及「陳靖姑收妖」的民間傳說，同時融合農村社會轉型之中的小人物心情故事，以及踩高蹺、賣膏藥等民間雜耍元素。

猶記得，接連兩個晚上，月兒高掛在樹梢頭，劇中人物唱著《月夜愁》的歌詞：「月色照在三線路，風吹微微，等待的人那抹來……」可說相映成輝、淡淡悠悠；末了，導演蔡櫻茹特別安排孔廟大紅側門緩緩開啟，「十二婆姐陣」繞場一圈，緩緩舉步魚貫入內，構成一幅魔幻瑰麗的畫面。

多年來，「那個」擅長將表演置入不同的公共空間，例如台南孔廟、大南門城、國家台灣文學館、公會堂等地。因為，無論是可見的、或不可見的人情、人文、今昔地景演變等等，常常讓人無比讚嘆，於是，2004 年，筆者以生活於該座城市的日常漫遊經驗為發想基礎，採用環境行動劇模式，規劃移動於台灣文學館、孔廟、台南



上：觀眾移動看《夢之葉 2013》表演  
中：《夢之葉 2013》轉角光影  
下：《夢之葉 2013》劇照  
(攝影：鄭憶雯)



火車站等景點之間的遊走路線，將點和點連成線性的流動風景，再以城市街道、古蹟、百貨公司廣場為舞台，定點表演同名作品《這城市，美得讓人恍神》，開展出「肢體意象，城市書寫」創作脈絡。

面對所謂「特定場域的表演藝術」，根據「那個」多年來的經驗，不僅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創作之旅，而且重點在於不斷探索人與空間互動的可能性。和一般傳統劇場相異之處在於，每次的創作歷程都必須提高警覺、主動放棄約定俗成的空間慣性，打開敏銳的空間意識，而且深刻體會到所謂「觀眾、空間、演者」的三角鼎立，必須誠懇謙遜地看待觀眾與表演之間的平等對話關係，以求能夠真正看見、並營造出一種與空間同步呼吸的美。

是以，「空間召喚表演」，無庸置疑。

而且，當「劇場」不再局限於傳統定義下的「劇場」——「劇場」裡的表演內容或表演者的選項，將會增加什麼樣的新可能？

如果我們可以讓觀眾走進日常生活中既存的空间、現實的建築、自然的風景，與表演藝術相處一段時光，彼此靠近，互相溝通、感受，同時間，得以深刻具體的體驗著「身在其間」的真實氣息、戲劇情節，那麼，就以街頭巷弄為展演場域、以城市所在土地上所有發生過的人事物為題材，開啟一條條通往城市人文風景的路徑，將更能拓展表演主體的多元面向！

是的，就讓「故事散步城市」！

基於將表演與不同社群結合初衷，加上好奇坊間文史導覽不同模式發展的可能。2010年，我在台南市社區大學開設了一門「說城市的故事」培力課程，結合了劇場遊戲、身聲表達能力開發，展開了一個個不同主題的文史探索與故事說演導覽路線研發，逐漸形成了團體「城市故事人」，熱切分享對於這座城市的濃濃愛意，致力推廣讓在地生活者說出屬於自己生活空間的動人故事，讓「敘說台南」這件事並非「專家說了算」，讓台南生活不只是夯熱的「旅遊導覽書」；目前為止，已經完成了十條城市故事路線，大致分成兩種呈現方式：

一、線狀散步故事導覽——例如「誰是韓石泉」、「誰是林氏好」、「台南喜事地圖」、「城口的記憶」、「嘉南大圳·八田與一」、「悠活三二一巷、畫家郭柏川」——乃是將故事素材中的地點放諸於城市地圖，以實地踏查、現場說演的模式，期望通過漫步，人們穿梭城市中的不同空間，不僅欣賞事先排練的故事導覽呈現，更可能因此與城市空間的集體記憶、今昔地景建築、故事中的腳色、鄰居或陌生人、甚至和自己的記憶相遇！

二、定點故事展演活動實例——「誰是金小姐」（特定場域的故事說演劇場），以台鹽日式宿舍為活動基地，以〈安平追想曲〉歌謠為起點，開展所謂「誰是金小姐」的歷史想像；運用「特定場域的表演」概念，引導觀眾於日式庭園分區駐留、聆賞歌吟、故事說演，然後脫鞋進入日式宿舍，自由選擇不同隔開的小房間，可以繞著放了大冰塊的白鐵大臉盆聽故事，也可坐下喝茶聽爺爺老兵的故事，所有的觀眾同時間分佈於不同的角落聆聽不同的故事——藉此穿越時間的河流，追尋四百年來時代洪流所激盪出各種小人物的動人身影——充滿期待或放棄、希望與絕望的悲喜離合。

三年實際操作下來，這樣一群年齡 30 至 60 歲、來自社

會不同職業背景的「城市故事人」做到的是，把台南的故事除了古蹟、加上人文史地沿革、常民生活記憶，再加上若干的表演性，不斷推陳出新，雖非劇場表演之名義，實質上卻常常接近「觀眾參與式的劇場」。實例之一為畫家郭柏川故居現場的故事說演，直接將觀眾納入表演的一部份，飾演畫家郭柏川的城市故事人把酒言歡之餘，直接向現場觀眾侃侃陳述自己重視創作純粹的堅持、致力推動台南美術館的用心，一方面營造當年藝術家歡聚一堂的熱烈氣氛，二方面藉此拉近觀眾的時空距離感，牽引觀眾在角色的穿梭、交換之間被帶入故事中的戲劇情境，也可能從眼下的「此時此地」游離、延展至相關的故事氛圍裡。

所以，無論是「那個劇團」的劇場藝術創作，或是藝文社群聚集而成的「城市故事人」，若是從表演藝術的構成元素來看，可說具備了混融日常生活氣息的「特定場域表演」思維，共同交集所在為故事與空間的多元對話，藉由移動的身體，與觀眾們同在於日常生活場域，挖掘城市空間的人文歷史紋理，予以揭露或重新建構，投射表演藝術能量，與觀眾共同浸淫或游離……真正立足於表演藝術之中最真實而親密、獨一無二的交流時刻，無可取代彌足珍貴的觀演經驗。

本文作者為那個劇團藝術總監、表演藝術評論台駐站評論人、台南大學戲劇創造與應用學系兼任講師